

□马海轶

生命之源的深情礼赞

——歌曲《巴颜喀拉》听读札记



张林沉浸在音乐世界。

不久前,在西宁见到老朋友、藏族男高音歌唱家张林,有幸听到由他作词、著名作曲家秋加措作曲的新歌《巴颜喀拉》,歌唱家很快进入情境,情深处,张林饱含热泪,我也被深深感染。《巴颜喀拉》以宏阔的视野和深情的笔触,歌颂了巴颜喀拉雪山作为黄河、长江发源地的重要地位,抒发了对故乡和华夏文明的深厚情感。旋律优美深情,歌词充满对自然和文明源头的敬畏与赞美,是一首将自然景观、人文情怀与音乐艺术巧妙融合的作品。

张林作为当代藏族美声男高音歌唱家,其演唱风格和艺术特色是在独特的求学经历、深厚的声乐功底以及对藏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中融合而成的,体现了“跨界学习”与“多元融合”的特点。他早年通过自学美声打基础,后师从西安音乐学院郭钊(中央歌剧院低男中音)系统学习西方美声体系,又受教于藏族歌唱家多吉次仁,吸收藏族传统唱法的精髓。这种跨越美声、民族、流行等多领域的训练,使他能够自由切换不同唱法,形成以“美声为基、民族为魂、流行为辅”的混合声区技术。此外,丰富的职业经历和人生阅历,也使他的演唱更具生命厚度和情感张力。每次朋友相聚,他必定歌唱。张林的音色兼具金属般的明亮感与藏族人特有的浑厚磁性声色,高音通透而有穿透力,中低音区则饱满温暖。在演唱《难忘可可西里》时,他通过弱声控制与强声爆发的对比,生动传递出环保工作者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的悲壮感。有一次他与一位民族唱法的女歌唱家相遇,相互切磋歌唱技艺。女歌唱家评价他:“张林熟练掌握胸腹式联合呼吸法,气息悠长稳定,在高音区能保持共鸣集中且咬字清晰。他的演唱注重真假声的灵活混合,高音以头腔共鸣为主却不失厚度,低音融入胸腔共鸣却保持轻盈,实现声区无缝过渡。”在《美好的祝福》《阿若康巴》等歌曲中,他巧妙融入藏族民歌的装饰音与方言吐字,同时以美声技法提升传统音乐的恢弘感,形成“藏族韵味国际化表达”的独特风格。在演唱主题方面,张林歌声中既有对自然壮美的赞颂,也有对生命起源、民族根基和文明传承的深切礼赞。他擅长通过叙事性演唱将个人经历融入作品。例如在《难忘可可西里》中处理巡山险路等歌词时,他以声腔变化模拟步履艰难,再用音色转亮表现信念升华,形成戏剧张力。在张林的演唱实践中,成功构建了一种既扎根藏族文化传统、又契合当代审美需求的演唱范式。其演唱风格以美声科学发声体系为支撑,以藏族音乐元素为特色,以自然与人文关怀为主题,最终通过富有磁性和穿透力的音色,达成技术精度与艺术深度的统一。

张林厚积薄发,情系故乡,以一曲《巴颜喀拉》将半生艺术积淀化作对故土与文明源头的赤子颂歌。《巴颜喀拉》将巴颜喀拉雪山置于崇高地位,开篇即以“梦在巴颜喀拉雪山,俯瞰群峰连绵”的宏大视角,赋予其端坐

于自然之巅的神圣感。通过“黄河奔腾,长江浩荡”的意象并置,凸显了雪山作为母亲河发源地的自然身份。作品强调其“汇聚千流奔沧海”的包容力,并将自然景观拟人化(“雪山背着金色阳光”),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,将巴颜喀拉视为孕育文明的“生命摇篮”与“自然之子”。张林以赤子般的虔诚,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文明起源的集体礼赞。“华夏文明的摇篮,摇出美丽”一句,将地理意象转化为文化象征。“雪水汇成浪花”“江河迎接朝霞”的排比句式,情感层层递进,营造出庄严神圣的意境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“颂扬”“歌唱”等动词,以及“公主梦萦绕的地方”等意象,传递出对文明源头的无限眷恋与自豪感。《巴颜喀拉》巧妙地将宏观的“文明摇篮”与微观的“我富饶美丽的家乡”相融合,形成多层次的情感结构。通过“我愿用优美的旋律,把你颂扬”等个人化表白,将自身定位为故乡的歌者与儿女,体现了他对精神原乡的追寻。

《巴颜喀拉》歌词语言兼具古典诗的凝练美与现代歌词的韵律感。“鄂陵扎陵,查拉双眼”等具体地名(指鄂陵湖、扎陵湖等黄河源头湖泊)的运用,赋予作品纪实色彩。而“雪山背着金色阳光”等拟人化表达,又充满现代诗意。作品采用层层递进的情感架构。第一段从地理景观的客观描绘(“俯瞰群峰”)转向动态叙事(“奔腾”“浩荡”);第二段则深入历史维度(“千年梦想”),最终落脚于个人情感的强烈抒发。重复的“啊,巴颜喀拉”感叹句作为情感枢纽,将敬畏、热爱、赞美等复杂情感凝练为节奏性的咏叹,形成螺旋上升的情感曲线,最终完成从地理认知到文化认同的情感升华。在歌词层面,《巴颜喀拉》已然通过将自然景观、文明溯源与个人情感的多维融合,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和层层递进的情感结构,成功构建了一首兼具民族特色又蕴含人类共通情感的赤子颂歌。

《巴颜喀拉》的曲作者秋加措,藏族作曲家,国家一级作曲。其音乐创作建立在对藏族民间音乐的系统性研究基础上。他早年意识到民族音乐创作需“两条腿走路”:既需专业作曲理论支撑,更需深入民间采集原生态素材。纵观秋加措的艺术生涯,曾参与国家级民间艺术普查,历时多年收集整理锅庄、弦子、山歌、藏戏等音乐形式,涵盖甘孜、拉萨等地逾300首曲目,研究不同音乐类型的共性与个性(如锅庄的节奏律动、山歌的自由腔调),将民间调式、音程跳跃(如《卓玛》副歌的八度跨越)融入创作。这种“向民间学习”的理念,使其作品(《思乡情》《故乡的炊烟》)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土地温度。同时,秋加措的创作始终探索传统音乐语言的现代表达,形成“朴素中见创新”的风格。如我们熟知的《卓玛》前奏,以藏族五声调式为核心,常用笛子、马头琴营造高原意境,而歌词多聚焦雪山、草原、格桑花等文化意象,强化民族认同。同时将抒情旋律与流行编曲结合,例如《流浪的情人》以弦乐铺底,保留藏族歌曲悠长线条的同时增强节奏感,适应大众审美。其代表作《卓玛》成为“高原儿女的精神图腾”,正是因为它将民族情怀转化为跨越族群的听觉共鸣。

秋加措的作品以旋律性见长,摒弃华丽技巧,追求“朴实而永恒”的情感表达。秋加措具备敏锐的听觉感知力和辨识力,能精准捕捉民间歌手即兴演唱中的细微音变,并将其提炼为可传唱的旋律。如《香巴拉》《姑娘走过的地方》以流畅音调、自然起伏的乐句直击心灵。《卓玛》通过颤音与呼唤式唱法,将“卓玛拉”升华为文化符号。他自评“民间口耳相传的长调才是文化本源”,其创作始

终服务于情感而非技术炫耀。

《巴颜喀拉》是秋加措这位拒绝“作曲家”标签、自谦为“歌曲作家”的最新作品。这首歌曲的旋律精心设计,巧妙地服务于其歌颂巴颜喀拉的宏大主题,是一首以深沉、宽广的旋律线条为核心,融合藏族音乐元素与西方大小调体系,通过严谨的结构和细腻的动力变化,抒发对山河与文明深厚情感的抒情颂歌。

《巴颜喀拉》基调深沉舒缓,具有颂歌气质。乐谱明确标记的速度是每分钟56拍,这是一个非常舒缓、偏慢的速度。配合表情术语“深情地”,立刻为歌曲奠定了庄重、虔诚、充满敬意的基调。这并非一首欢快的舞曲,而更像是一首沉思的、用于赞颂的咏叹调。2/4的节拍通常给人以行进感,但在此处较慢的速度下,反而形成了一种稳健的、一步一步脚印般的推进感,象征着对巴颜喀拉的仰望和文明厚重积淀的敬重。

《巴颜喀拉》旋律线条宽广悠长,极具歌唱性。秋加措大量运用长时值的音符和平稳的级进,塑造出如黄河、长江般宽广、绵延不绝的音乐意象。例如开篇的“梦在巴颜喀拉雪山”,旋律起伏舒缓,气息悠长,仿佛歌者在深情地眺望远方。在平稳进行中,作曲家适时地插入八度等大跳音程。这种手法打破了完全的平稳,注入了内在的激动和情感张力,如同看到壮丽山河时心潮的澎湃,极大地增强了旋律的感染力。歌曲采用G调,这是一个柔和温暖,最能体现男高音优美音色的调性。旋律的编写以中国五声性调式为基础,回避了西方大小调体系中尖锐的“4、7”音,使得听感非常亲切、质朴,具有鲜明的东方民族韵味。这完美契合了歌曲歌颂“华夏文明摇篮”的主题。虽然基于五声调式,但旋律的进行逻辑依然隐含在大调的和声框架内,使得音乐在民族风格之上,又兼具了颂歌式的光明与辉煌感。

《巴颜喀拉》从力度变化(f到mp再到f)、旋律走向(从舒缓的叙事到高亢的颂唱)来看,情感呈现递进式发展:主歌部分旋律相对平实、叙事性强,侧重于描绘景色(“黄河奔腾,长江浩荡”)。而副歌与高潮部分(“啊,巴颜喀拉”),旋律在这里上行到更高的音区,时值拉宽,情绪得到充分的舒展和释放。核心乐句的重复是点睛之笔,“啊,巴颜喀拉”旋律重复一次,如同一声深情的呼唤在群山间回荡,强化了主题,深化了情感,极具记忆点。而这首歌的节奏以舒展的二分音符、四分音符为主,保证了旋律的颂歌气质。同时,作曲家巧妙地在“一路豪歌”“把你颂扬”等处运用了附点节奏和前八后十六等节奏型,为舒缓的旋律注入内在的动感和向前推进的力量,情感表达更富层次。

《巴颜喀拉》的旋律是秋加措一次精心的艺术构图。通过深沉的速度、宽广的线条、民族化的音调、重复强调的手法以及动感节奏的细节处理,成功地将张林歌词中的地理意象(雪山、江河)升华为饱满的音乐情感,在风格融合、情感表达与文化内涵上形成了有机统一,是一首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审美的艺术作品。

张林凭借其深厚的男高音功底,通过精妙的二度创作,成功将《巴颜喀拉》从乐谱符号升华为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呈现。在音域与音色塑造上,他精准驾驭了歌曲所需的高音区,尤其在“啊,巴颜喀拉”的咏叹部分,运用成熟的歌唱艺术技巧平衡了胸声的厚度与头腔共鸣的穿透力。这种音色既如雪峰般辉煌明亮,又饱含对故土的深切柔情,完美契合了歌曲既宏大又深情的叙事基调,实现了技术精度与艺术表现力的统一。在气息与乐句处理上,张林以“气沉丹田”的深厚支撑,赋予“黄河奔腾,长江浩荡”等长句以绵延不绝的气息和弹性。他特别注重咬字的清晰与情感张力,例如对“巴颜喀拉”中“喀”与“拉”字的强调,不仅突出地域文化特色,更在严谨的旋律框架内注入了鲜活的文化认同与赤子情怀。将个人对藏族文化的深刻理解、对故土的赤诚之爱,与其融合美声、民族与流行唱法的独特音色融为一体,实现了对作品的“创造性表达”。这使得《巴颜喀拉》超越了单纯的地理赞歌,成为一首能够激发听众共鸣,深刻传达对文明源头敬畏与自豪感的抒情颂歌,充分展现了声乐艺术中演唱技巧与情感表达相统一的魅力。



欢庆。

青铁轩 摄

2006年7月1日,青藏铁路全线正式通车,举国欢庆,文艺界推出《天路》《坐上火车去拉萨》《雪域天路》《高原彩虹》等颇具代表性的歌曲,其中《天路》(屈塬词、印青曲)由巴桑、韩红、王宏伟、张明旭等歌唱家传唱,将“我”、青稞酥油茶、的藏家生活与“神奇的”青藏铁路连在一起,“把人间温暖带到边疆”,也带着高原儿女走进“人间天堂”;何沐阳作词作曲、徐千雅演唱的《坐上火车去拉萨》,在创作与演唱中融合现代流行与藏族民乐风,歌词紧扣“坐上火车去拉萨”开启了一次探秘之旅,当中有期望、新奇、神奇、梦想以及无限喜悦的心情。这些歌曲成为反映青藏铁路建设的主题歌,成为大众记忆最深的流行代表作,对青藏铁路建设的现实意义和青藏文旅游资源打造宣传,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。

2026年7月9日,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和青海广播电视台推出歌曲《天路照亮梦想》献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,从歌名、歌词、旋律,到词曲创作者、演唱者,及后期制作,这首歌是继《天路》之后的又一精品力作,堪称“青海版的新《天路》”。

首先,歌名凝练响亮。一位作者给自己的文艺作品、论文、著作等定名,犹如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一样重要,有目标有规划有期望。20年前歌曲《天路》中的歌词、旋律和演唱情绪,带着期盼憧憬的满满情感;20年后歌曲《天路照亮梦想》如同对青藏铁路建成后20年来的现实价值总结,是高原各族群众的心声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声?简言之,“照亮梦想”就是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,有距离美和空间感。因此,从歌曲定名来看,《天路》与《天路照亮梦想》有承上启下、前呼后应的关联。

其次,创作者颇具实力。著名作曲家印青是歌曲《天路》的曲作者。印青先生创作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,如《走进新时代》《江山》《天路》《西部放歌》《高原的油菜花》《在灿烂阳光下》等,很多歌曲都在不同时段内成了传唱的经典。词作者五月松以高原常见风物事象作为叙事铺陈的切入点,折射高原大地的雄浑气魄与人文底蕴。

再次,歌词优美有韵味。《天路照亮梦想》的内容从讲故事开始,这是创作出好歌词的绝妙手法之一。且听——“那年巨龙来到我的村庄,雪域高原从此洒满阳光,乡亲们和我坐进车厢,阿妈的笑容里充满无限遐想”,词作者五月松以第一人称,将所听所闻所感的物象,用激动、美满、欢畅的心情讲述出来,有空间、有时间,也有故事性,同时也给听众留下进一步想听的迫切心理。一个悠长的“哎”字,拉长悬念,拉长期待,拉长喜悦,然后再以“天路托起希望,好心情在青稞浪里荡漾,草原羊沐浴着暖暖的霞光,我们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”,引出视听体验和出行目标,直接将出发地、出行中和目的地三者空间平铺在一条行进线上。这种写作是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常用的叙事手法,具体要用简短的歌词表现出来,是一项颇为艰巨的工程。仅仅第一段还不能完全表情达意,因为词作者还有更高远的目标与见地,这在第二段中更进一步丰满了作者激动的情感色彩,再听“如今巨龙飞驰在我的家乡,去远方的行囊变了模样,伴着车轮洒下了一路芳香,阿爸的奶茶在四海美名远扬”,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,给老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实惠,青藏高原的牧民去远方不再是牦牛驮行、骑马出行,或者乘汽车辗转,而是精简曾经的沉重行囊,来一场“说走就走”的旅行。沿途可以看到更多的美景,网络科技时代也让“阿爸的奶茶”不再自给自足,不再只停留在家门口,而是随着铁路运输走向世界各地。这一句听似简单,实则饱含深意,既深情歌颂了党的好政策、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精准布局以及党为人民谋福祉的初心使命,也让人感受到各族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种种努力。歌词到此处,词作者将担当、情怀和格局一股脑和盘托出,这一段歌中的“哎”,满是感慨、亢奋、信念,然后再唱“天路照亮梦想,好故事在新时代颂扬”,是“天路”让青藏高原的儿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梦想,青藏高原与世界不再遥远。讲好曾有的传说,也开始续写新的故事,把中华民族的故事讲好,讲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路上。之后词作者又用“条条江河奔向那远方的海洋”,说出最终的梦想——“兄弟携手谱写崭新的华章”,这种比兴手法和借喻来自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智慧,如汉族谚语中“百川东流归大海,兄弟同心能断钢”“二人同心,其利断金”,藏族谚语“相亲相爱犹如茶叶与盐巴,民族团结宛若酥油与糌粑”等。词作者在创作思维上更胜一筹,用“条条江河”“兄弟携手”形容中华民族共同体,用“奔向远方的海洋”“谱写崭新的华章”,寓意万众归心,让新时代的赞歌伴着各族儿女同心共建美好未来的心愿,昂首阔步一路前行。

当作曲家拿到一首好歌词的时候,第一眼看这

《天路照亮梦想》：经典让青藏铁路精神再放光芒

词是否应心境,是否与自己的审美观点相契合,是否符合主题要求,或者说是符合作曲标准;再考虑哪位歌手能展现这首歌曲的风采和内涵、采用什么样的风格最为适宜等;最后预想作品完成后的社会影响力与社会效益。对于多年深耕高原歌曲创作的印青来说,这些可谓得心应手。

从《天路照亮梦想》的旋律来看,作曲者在曲式结构上,采用了单二部羽调式,第一乐段有4个乐句,每个乐句2小节,过渡句“哎”用了2小节,第一小节转入下属调羽调式,第二小节回原调羽调式;第二乐段同样有4个乐句,每个乐句2小节,结束句用了6个小节,用高亢的音符将整首歌曲的情感推向高潮。从《天路照亮梦想》的风格和内涵来讲,词作者围绕主题“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”,以“青海版《天路》”续写,这与词作者的初衷是同道并轨、有谋而合的默契。在音乐风格上采用藏族音乐元素,节奏上采用藏族踢踏舞的热烈和长袖的轻盈,不沉重,也不过于飘逸,而是用深情的旋律情绪将这种感情压得实实在在、飞得高高远远。在第一乐段的叙说后,“哎”出藏族长调的高亢辽远;在第二段的叙述中递进旋律音阶,突出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给中华儿女带来的自信与豪迈;在高潮部分,仅仅一句话,就用了6小节22.5拍,让天路照亮的梦想更高大更长远更辽阔。

青年歌唱家张明旭,国家一级演员,第十三届中国音乐“金钟奖”声乐(民族组)第一名,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完成音乐与舞蹈学博士学位。他生在青海,长在青海,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,他对于《天路照亮梦想》的诠释,饱含深情,极富深意。

词曲唱三者强强联手,致敬“天路”通车二十载。《天路照亮梦想》的出版发行,点亮了青藏铁路沿途风景,提升了高原文化神韵,彰显了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以来的壮阔征程。“天路”不仅照亮了高原人的梦想,也展现了中国人的精气神。

□辛秉文